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天啟四年四月初三日
禮部侍郎董其昌一本為奉差事竣中途患
病進書報
命乞休事天啟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
聖旨董其昌題充纂修官俟
泰昌實錄稿成前往南京采輯邸報等冊以備
恭訂供用就彼支給完日回館供事該部知
道欽此臣聞

命自天感恩無地於十月前往南京將河南道
所藏即報摘其未奉
旨者一一錄出太常寺祠祭司暫遣僧道助寫
僅得十分之三緣事出朔見應天府例無工
食而其書充棟就結為難臣仍歸里大集書
傭給以紙筆雖奉有支給之
旨不敢破用官帑先差中書沈供亦錄七年通
共若干張裝為三百本但據原本對錄以備

史官取材徵實無所點竄隨蒙
欽命翰林院待詔宋啟明中書朱正色守催賫
以私家作事了身獨力侵尋歲月不自知其
罪莫逭也但臣有刪繁舉要之義茲四十八
年留中之疏有事因疏而傳言不以人而廢
凡關於
國本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議論
精鑿可為後事師者別為選擇訪史贊之例

每篇系以筆斷而其他請朝講請祭祀請起遺佚請罷礦稅請下章奏請補廢官請蠲內帑昔之所急章滿公車者

皇上勵精圖治皆見施行今之謀國尤有進於此者畧存一二而已共四十卷目錄一卷別表進呈外抑史之所重者筆削耳善人勸焉惡人懼焉所係匪細故也每朝纂錄於三品以上大臣皆有小傳寂寥數行袞鉞斯在如

世廟實錄於郭希顏胡宗憲唐順之等多有貶詞未協輿論夫正史所書不公則私史之所記益雜何以起信於萬世哉計四十八年之中大臣當立傳者何止百數雖三長之史詞苑如林然生既後時莫詳本末竊見南京太常寺卿李維禎出入四朝囊括百代且與諸臣同朝同世習見習聞若就陪京之日曆抒腹笥之春秋其史直其事核非大典之光哉臣

又聞司馬光纂資治通鑑受詔得自徵辟故
劉攽劉恕范祖禹為之佐前後十九年其書
始成
成祖朝纂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百餘人不以為
濫況茲實錄比於通鑑性理孰重孰輕而
神祖作養之史材
皇上掄簡之髦士顧多逸於事外刻印銷印聖人
無我賜環賜玦又何成心臣一念朴忠所日

幾幾望之者也至臣五技已窮二豎相迫中
道乞骸情無矯飾乞
敕下吏部允其休致自此與含哺鼓腹之民戴
堯天而永永矣臣不勝惶悚感激之至
四月初六日奉
聖旨這錄完即報并選訂章奏多卷具見纂輯勤
勞著送史館採用李維禎既稱宿學史才著
即與推用該部知道

進

神廟留中奏議彙要表

伏以君有舉而必書國之彝典后從諫而作
聖治之善經雖嘉謨嘉猷之顯聯有時而左
史右史之網羅必悉既已刪繁而舉要故當
彰往而詔來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太古
之事若存若亡典謨之書亦經亦史股肱耳
目皆為獻納之司吁咈都俞即是賡成之象
一德陳而格天格帝徽言告於文子文孫時

狐

無五諫之名妥取三長之採自堂簾之既遠致上下之不交議論則自簡而之繁糾繩則以筆而代口雷霆推而喋同伏馬雲霧墮而牘可漢汗牛非有淘汰之功孰冀涓涘之益惟
神祖除五百餘歲之景運在我明開四十八年之太平成訪初毅朝稱不諱克勤既勸臣鮮勿欺玄黃之戰紛如而黑白之分寂若賜玦屢

見關門竽開既非一一而吹之則雖九九亦進矣然玉管銀管與班管必徵事以取材大書特書不一書難翻空而成案過而廢毋寧過而存傳其疑不若傳其信孤袁粹白必資衆腋之温雞蹠棄餘猶是兼珍之味但有未焚之草恒多可獻之芹其大者如蜂蠆窺謀青宮成其羽翼驪駒導路赤社杜其萌枯特玉尺以裁材操金筦而發覆陰陽為炭從太

公圜府之規壁馬沉河修鯀子金堤之跡藏富於國藏富於民何以催科而不擾上刑適輕下刑適重何以讞決而不冤他如九塞夷落之情三畧弢鈐之秘多算則勝操時所須從薪或失於幾先蓄艾可裨於善後醫有方而奕有譜庸可按乎建之鐸而設之鞀是之取爾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英資天挺峻德日升欽翼於曰旦曰明

肅雍於在宮在廟細旃廣廈神交帝驟王馳
華渚丹山瑞叶星輝海潤玉揚
祖烈修金匱之編迪簡臣鄰集石渠之選謂筆
則筆削則削雖為孔子之刊書而日係月月
係年即是近時之邸報顧三館之掛漏已甚
而舊京之藏副差完徵臣寵藉牖軒書成漁
獵惟此至是之是得諸衆尤人之尤人闕世
世闕人雖以刻舟之劍後視今今視昔何殊

記事之珠披沙獲寶綴警策於片言闢門見
山攄庸愚之一得蓋真主求賢將留為再世
之用而盡臣陳善或借諸異代之言況相如
之賦武皇恐生不同時崔寔之書人主宜寫
置座右但使伏蒲蠹簡不憂
天聽之益高則東閣空談亦是孫謀之貽厥矣伏
願
法乾之健

體咸之虛時以
萬幾之暇畧無
乙夜之觀師亦何常民可為監人惟求舊益廣
清閟於合宮直以從繩盡納羣流於大海則
鳳見河清之瑞史不絕書而天苞地符之靈
世其永賴矣書凡四十卷目錄一卷謹隨表
上
進以
聞

神宗顯皇帝留中奏疏彙要目錄

吏部類、

卷之一

辯等事疏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為救時舊相等
事疏

吏部署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題為陛
補事屬久定等事疏

河南道御史牛應元題為會推大典關
係匪輕等事疏

禮科給事中戴章甫題為煩言隱語等

卷之二

翰林院庶吉士劉剛題為天灾重見等
事疏
浙江巡按楊鶴題為
聖躬静攝多年等事疏
刑科給事中陳伯友題為多士稟征已
廣等事疏
禮科給事中亓詩教題為敬陳愚見等
事疏

卷之三

吏科給事中鄒元標題為國值非常災
異等事疏
左僉都御史郭惟賢題為摘陳風紀切
要事宜等事疏
直隷廵按況上進題為行取在邇等事
疏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郭惟賢題為泰運
方新等事疏

吏科給事中姚士慎題為清賄仕杜競
門等事疏
雲南道御史史記事題為年例議論紛
紜等事疏

卷之四

山西巡撫魏允貞題為遵奉
明旨推廣原議等事疏
戶科給事中劉文炳題為忠貞久錮社

稷之人等事疏

吏部題為二十年公廉寡慾之臣獎拔

未光等事疏

户部等衙門尚書趙世卿題為用人各

有職掌等事疏

吏部題為恭謝

殊恩兼陳愚悃等事疏

直隸巡按楊廷筠題為薦舉隱逸真才

等事疏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李戴等題為梟
獍惡臣等事疏

湖廣巡撫郭惟賢題為特薦異等佐領
官員等事疏

吏部題為劣轉王官不宜留用等事疏

吏科左給事中程紹等題為閣臣獨力
難勝等事疏

事疏

吏部題為銓政當返初制等事疏

大理寺署寺事右少卿王士昌等題為

寺屬行取當復等事疏

吏科左給事中張延登題為銓司遴去

不常等事疏

吏部尚書李戴等題為遵奉

明旨查革積弊事疏

文選司郎中陸卿榮題為僞文敗露等事疏

吏部文選司等官陸卿榮等題為猾吏一考未完等事疏

吏部題為欽奉
明旨議擬處分擅去之例等事疏

卷之六

浙江道御史夏之臣題為時事多虞等

事疏

貴州巡按楊鶴題為邊方生亂有因等

事疏

貴州巡按沈珣題為微臣奉

命按黔特陳用人急務等事疏

陝西巡按林道楠題為臬臣挾私抗傲

等事疏

陝西巡按牟志夔題為科臣持論已甚

夔

卷之七

天恩等事疏

吏部等衙門尚書趙煥題為計期非遠等事疏

吏部題為酌議時宜等事疏

浙江道御史何爾健題為撫臣抗辯等事疏

刑部給事中張鳳翔題為銓署久虛等事疏

卷之八

南京四川道御史陳熢題為銓臣任事

方新等事疏

河南道御史黃紀賢題為選司一切之

法等事疏

刑科給事中陳伯友題為

朝政近頗駁閙等事疏

吏科給事中張延登題為謹因年例之

爭等事疏

吏部署部事左侍郎楊時喬題爲科臣
內外陞轉未定等事疏

户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糾劾閣中飭已
詳等事疏

吏科右給事中翁憲祥題爲館選鉅典
等事疏

吏部題爲懇用清執之臣以振久淹事
疏

戶部題為懇

恩題增職銜等事疏

神宗顯皇帝留中奏疏彙要目錄

戶部類

卷之一

行民瘼當恤等事疏
山東道李炳題為
天庫空虛臣心驚懼等事疏
浙江巡撫劉元霖題為浙鹽餘積毫無
等事疏
總督兩廣都御史戴燿題為珠船流毒
邊海阽危等事疏
戶科都給事中包見捷題為仰

卷之二

湖廣道御史房壯麗題為光祿寺錢糧

匱竭不繼等事疏

光祿寺卿趙健等題為

上供錢糧等事疏

光祿寺題為白糧民運甚苦等事疏

巡視南京營務兼管巡倉御史傅宗皐

題為奉

差事竣等事疏

應天巡撫徐民式題為商民困極調停
計窮等事疏
戶部題為有司徵比錢糧等事疏
卷之三
戶部尚書趙世卿題為
國用匱乏有繇等事疏
鳳陽巡撫李盛題為東南民力已竭等
事疏

戶科都給事中包見捷等題為礦店滋蔓等事疏

戶科都給事中包見捷題為循職披衷等事疏

戶科都給事中包見捷題為遼鎮阽危等事疏

山西巡撫魏允貞題為懇乞亟停開礦之役等事疏

卷之四

事疏

直隸巡按田一甲題為敬陳漕白三事

懇乞

即賜等事疏

直隸巡按毛一鷺題為糧餉疲事狀佐

末議等事疏

漕運總督李三才題為漕政廢弛已極

謹摘一二緊要舊例等事疏

漕運總督王紀題為淮船摉括已極等事疏

督餉侍郎李長庚題為守瀋為滅賊大機等事疏

京畿道監察御史劉曰梧題為照刷事竣等事疏

順天府宛平知縣劉曰淑題為縣官為民請命等事疏

卷之五

直隸巡按房壯麗題為布解係江南第一苦累等事疏

户科給事中韓光祐題為白糧民運苦累難支等事疏

工科給事中馬從龍題為災民望拯甚急等事疏

山西巡按劉光復題為全晋空匱已極

等事疏

户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為

國計暫紓民生日蹙等事疏

直隸巡按李雲鵠題為灾民困苦已極

等事疏

陝西道御史金明時題為東南無食無

漕等事疏

福建巡撫金學曾題為民心騷動易亂

卷之六

戶部等衙門左侍郎李汝華等題爲理
財須秉真心等事疏

戶科官應震題爲邊兵結局無期等事
疏

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李汝華等題爲
邊左危亡在眼等事疏

直隸廵按孫之益題爲塩政初值更新
等事疏

直隸巡按李嵩題為

明綸已沛等事疏

戶部尚書趙世卿題為羽書旁午軍士

呼庚等事疏

禮科給事中姚永濟題為開墾實關

國計等事疏

戶科給事中韓光裕題為重鎮蠹壞等

事疏

卷之七

戶部題為鹽政大定規畫等事疏

直隸巡按李應魁題為邊儲告匱已久等事疏

浙江巡按楊鶴題為鹽務奉差事竣等事疏

直隸巡按倪應眷題為鹽法不容輕變等事疏

南京浙江道御史傅宗皐題為謹

奏為

留都盜政久廢等事疏

戶科給事中王三宅題為仰體

聖衷敷陳優恤未盡事宜等事疏

戶科給事中郝敬題為陳聚民闢地務

本生財至計等事疏

卷之八

户部題為整飭營務等事疏

户部尚書李汝華題為極太倉匱乏等事疏

河南道御史盧謙題為恭繹明旨等事疏

光祿寺卿王守素等題為寺帑匱竭等事疏

户部尚書趙世卿題為生民糜爛等事

疏

户科右給事中梁有年題為寺帑勢且

立盡等事疏

兵部題為遵奉

明旨摘陳修復屯田事宜等事疏

神宗顯皇帝留中奏疏彙要目錄

禮部類

卷之一

時捐軀直陳天下根本大計等事疏

禮部題為朝鮮儲議斷不可從等事疏

禮科給事中姚永濟題為柔遠自有定體封例不必遠求等事疏

禮科都給事中邵庶等題為旌卹大典濫請成風等事疏

江西道御史周家棟題為振刷時弊以儆臣情等事疏

禮部題為左道原熾乘機更張等事疏

禮部題為申禁左道以正人心等事疏

卷之二

禮部等衙門右侍郎等官孫慎行等題為直陳

儲講為

宗社第一議等事

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孫慎行等題為

典制當明周防宜慎等事疏

通政司通政使吳達可等題為納言關
係
國體等事疏

禮科給事中姚永濟題為文體上關
國運等事疏

南京都察院御史蔡應科題為乞正
議之體等事疏

禮部左侍郎翁正春題為督學職在維
風等事疏

四川巡按孔貞一題為士習日靡整飭
宜新等事疏

禮部署部事左侍郎李廷機題為泰藩
違例求封等事疏

禮科左給事周曰庠題狂童變出非常
法紀凌夷太甚等事疏

吏科給事中丁懋遜題爲感時觸事披
瀝陳言等事疏
尚寶司少卿楊述中題爲用
寶空日空月等事疏
卷之三
禮部題爲仰遵
明旨看議類
奏等事疏

禮部右侍郎郭正域等題為褒賞賜
太監等事疏

刑科署科事給事中姜性題為看詳章
奏敬補武臣治喪之議等事疏

江西道御史傅振商題為清正名臣公
評久重等事疏

刑科給事中彭惟成題為清貞二賢志
行媲美等事疏

刑科給事中彭惟成題為
特聘真儒輿論允孚等事疏
應天巡撫徐民式題為故官久著清貞
輿情共切景仰等事疏
光祿寺寺丞吳炯題為據實辯誣以扶
理學事疏
工部左侍郎等官王汝訓等題為死事
大臣心迹未白等事疏

卷之四

循職掌等事疏
河南巡按曾用升題爲
宗室橫肆防禁宜先等事疏
禮部題爲
宗藩罰濫可虞等事疏
刑科給事中杜士全題爲
藩封公論已明等事疏
刑部河南司主事李春熙來斯行等題

為
宗藩例奉欽依等事疏
大同巡撫汪可受題為
藩封是非日講日多等事疏
禮部題為酌定
宗藩可久事宜等事疏

神宗顯皇帝留中奏疏彙要目錄

兵部類

卷之一

危在旦夕等事疏

山東巡按王業弘題為遼左失事情真等事疏

兵科給事中朱一桂題為按臣自持成心等事疏

兵部職方司主事葉世英題為東夷漸熾等事疏

卷之二

翰林院簡討李騰芳題為直陳安攘至計等事疏

山西巡按劉光復題為俯竭愚慮等事疏

雲南道御史過庭訓題為遼左孤危可虞等事疏

南京兵部主事鄒繼漣題為邊患孔亟等事疏

卷之三

事疏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為驕虜再兵不一等事疏

經畧熊廷弼題為收集兵力等事疏

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徐光啟題為兵事百不相應等事疏

卷之四

浙江道御史楊鶴題為邊烽告急等事

疏

浙江道御史楊鶴題為時事萬分否隔
等事疏

戶部主事楊嗣昌題為軍容再肅等事
疏

福建道御史楊州鶴題為遼事大可寒
心等事疏

山東巡按王雅量題為北關嫁女招釁

卷之五

福建道御史倪應春題為法令愈玩愈弛等事疏

提督四夷館少卿胡來朝題為目擊時艱等事疏

工科署科事右給事中宋一韓題為貂璫弄兵等事疏

吏科給事中劉道亨題為春汎伊始等事疏

四川道御史田生金題為告
廟宣捷宜慎等事疏
兵部題為夷虜交訌等事疏

卷之六

兵科給事中郝敬題為邊左空虛已甚
等事疏
吏部等衙門左侍郎楊時喬等題為建
酋叵測等事疏

南京戶部江西司主事牛惟𣈆題爲摘

目前之急務等事疏

禮部題爲海建二酋踰期違貢等事疏

原任兩淮鹽法叅議吳撝謙題爲目擊

邊左危急已甚等事疏

兵部員外董承詔題爲遼事尚多可憂

等事疏

兵部題爲秋防屆期等事疏

卷之七

貴州道御史凃宗濬題為中使越俎等事疏

刑科左給事中王繼光題為邊臣升廕太濫等事疏

監軍御史梅國禎題為衰病老臣等事疏

兵部司務陳禹謨題為進左氏兵畧等事疏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吏部文選司主事董應舉題為觸事陳
愚等事疏

四川道掌道事湖廣道御史楊廷筠題
為水西蕞爾疆界等事疏

山東道御史錢桓題為道臣勾吏起釁
等事疏

貴州巡按畢三才題為疆界持論不一
等事疏

甚等事疏

兵部題為遼左關係天下安危等事疏

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題為撫鎮棄地
啗虜等事疏

遼東巡撫侯代趙楫題為招逋定疆功
罪難掩等事疏

遼東巡按熊廷弼題為邊敝已極等事
疏

卷之十二

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題為滇事方殷
等事疏

四川巡按孔貞一題為土酋悖旨糾衆
等事疏

貴州巡撫張鶴鳴題為目擊
封疆利害敬陳一得之愚等事疏

兵科右給事中呂邦耀為土司惡形漸
彰等事疏

神宗顯皇帝留中奏疏彙要目錄

刑部類

卷之一

工科給事中何士晉題為
儲宮保護宜急等事疏
刑部主事王之寀題為鞫問獄情等事
疏
巡按田一甲題為惡璫已造亂形等事
疏
工科給事中劉文炳題為法曹鞫有奸
謀等事疏

情傾險等事疏

直隸巡按龔文選題為仰體

皇仁請酌等事疏

廣東巡按蔡夢說題為極苦配軍悲慘

等事疏

湖廣巡撫董漢儒題為累臣久繫已極

等事疏

吏部等衙門題為生員攙侵兵餉等事

疏

濬

雲南巡按潘濬題為二

疏風化攸關等事疏

禮部題為申禁左道以正人心以杜亂

萌事疏

卷之四

刑科給事中陳維春題為京畿之內群

奸滋蔓等事疏

雲南巡按劉會題為群奸假冒等事疏

直隸巡按劉曰梧題為匹夫假托
詔旨等事疏

刑科署科事給事中周曰庠題為滇犯
俱到等事疏

太常寺衙門卿等官李尚思等題為懇
乞
聖明重諫臣剪元惡以辨邪正事疏

吏科給事中陳惟春題為貪縱官玦
民誤
國等事疏
直隸巡按馬從聘題為推廣
恩詔就便定衛等事疏
刑部尚書趙煥題為御史罪狀已明詰
婦執詞不服等事疏
浙江巡鹽御史張惟任題為欽循職掌

披陳末議等事疏

神宗顯皇帝留中奏疏彙要目錄

工部類

卷之一

支等事疏

工部署部事右侍郎林如楚題為

祖制廣

聖恩懇乞

停遣內臣等事疏

工科都給事中林熙春題為嚴循職掌

等事疏

工科署科事右給事中宋一韓等題為

卷之三

直隸巡按蘇惟霖題為直陳黃泇利害

等事疏

工部署部事右侍郎劉元霖題為

留都錢法凌替等事疏

南京浙江道御史傅宗皐題為

留都奉

旨廣鑄等事疏

直隸巡按李棟題為功臣被逐外議不平等事疏

河道總督李化龍題為決河騷擾非易等事疏

漕運總督褚鈇題為河臣偏執已見私庇屬官等事疏

原任陝西恭議今降茶陵知州范守已題為獻議漕渠便利等事疏

河道尚書楊一魁題為緊要水司員缺等事疏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吏部類第一卷
萬曆叄拾柒年叄月貳拾伍日
吏部署部事右侍郎蕭雲舉一本為紀綱漸弛
官常浸廢世道人心日澆日薄懇乞
聖明速賜乾斷以崇政體以充
盛治事臣聞樹木者芘樹穀者肥樹人者治今
國家大事最緊最急無過樹人而銓部則樹人地

也頃必先樹其身若己之不樹人於何有臣常
見頻年以來仕路局促物情嶮巇魚水無懽咽
喉日塞章程月異而歲不同體統上淩而下益
替是非之紛拏如鼎沸人物之彫瘁若秋林僥
倖門開廉恥道喪雌黃各抉己見甲乙迄無定
評士風轉囂清議過激臣仰屋竊歎胸臆約結
而苦于計畫無所之以為憂在世運則
大
明日月何難於轉旋以為憂在人心則王道蕩

平豈容其傾側循省其故或亦有繇臣請畢其
說一曰定
國是夫所謂
國是之當定者何也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
之必強失之則弱且天下至是之是無非至非
之非無是抑或是無全是非無全非譬之兩造
質成有曲直豈其介於不是不非之際處于可
曲可直之間若參彼虛實揣其重輕則一人有

一人之機局一事有一事之頭緒但從中剖判

較若列眉第望

皇上手振宏綱執理

裁斷或付之部院持平處分重者宜用法繩輕者

量以情恕彼之于法無貸何敢生心倘可原亦

便改轍若但云語出聚訟無從究尋或以事體

聊復含忍或者但棄其人不必明示窘辱此可

行之交道豈宜用於聖朝竊恐一味含糊終非

國體以致去留任意屈直不分去者如不繫之舟
留者為久羈之旅即去者而是宜少遲遲去者
而未盡是胡容悻悻久之上虧大猷下滋搆煽
其為紛囂安可底止臣所謂
國是之當定者此也二曰遵典制夫所謂典制之
當遵者何也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祖宗朝綜覈吏治成憲具存倣而行之何愆之有
它無論即如推升銓選之法歲有定月月有定

挈

旬起補徵召之事屆期行之宜速為繫令于是
乎吏習而人安之今月改日迁牽前滯后始驗
其為變近習之為常七年以來多所停閣待次
輦上者晨趨夕散咨嗟于桂玉之艱難淹頓畏
途者憂讒畏譏悚惕于風波之反覆且枉直都
溷薰蕕共藏破壞
典章摧殘士氣若但如期
奏報可以刻日取完第望

皇上率由舊章凡事係臣部原有日月定期者得應手便發則力既以從心事無煩于鞅掌且見朝廷不爽之信章程有畫一之規不然未有大官廢弛而能群吏遵循

朝廷淩遲而欲禁天下竊惰臣所謂典制之當遵者此也三曰大僚當補夫所謂大僚之當補者何也官之有長吏如裘之有領如網之有綱一則堂屬相制可以商榷衆務砥礪廉隅一則左

右相繼可以分領事權無虞掣肘若人而賢者則切同舟之誼無越俎之嫌金礪共需水火弘多臣見近來三事九列如殘月晨星官不可以卧理則日出日入不便馳驅職不可以兼營則典衣典冠難于侵越諸司既無稟正典胥因緣為奸但有職掌衙門豈無朝參公座天以赫赫朝廟何至落落冠裳傳之中外實駭聽聞猶恐遠夷漸生輕侮至

陛
下神聖自有揔萃之權然滄海汪洋不欲涓塵之助且五服五章維天之命主詳主要自古而然如近日兩京缺員六曹空署緊要衙門豈容稽緩臣所謂大僚之當補者此也四曰惜人材夫所謂人材之當惜者何也天之降材罕有兼至擢乘之珠不為微瑕而擲合抱之木難以寸朽而遺四方豪俊皆求策名通籍承明百無一二其于積學累行覃精竭力非窮年閱歲不能

形

身致青雲而以片言忤觸猝爾棄捐小過牽連遂成淪没夫河清難俟水覆難收使其捧檄無期彈冠望絶恐延登之途太峻長養之意殊乖且宇宙之正氣欲其發舒

國家之真元亟宜培溉臣見二十餘年以來孤忠讜論之士匿影埋照賫志以没者不少若片紙召還豈無半臂之本而本部屢

請屢格未見施行以致日月不停頭顱漸老近雖

偶起一二名流中間尚多漏掛容臣等拔其尤
具疏以
請儻得及時起用尚可冀以成全庶幾望煖于寒
奇補完于破甑彼知感而報塞其中必有瓌奇
至于近日清議甚明微傷于察究其立言之心
總之為
國或者求勝之過不無少倫夫朝有褻媟之語則
詈陵之患生士有變色之爭則攻鬪之禍作故

聖王憂治世而不忿世往往調停酌處使賢者
盡通于用不肖者亦成其材若嫉惡太嚴滋以
流毒竊以為過有細大法有重輕顯則難原微
容可貸臣所謂人材之當惜者此也五曰獎恬
退夫恬退美德胡可抑也士人守官比處子之
待字是以聖人崇重廉恥以挽頹風昔晉傳介
山漢推大樹士有辭榮居寡之節則朝敦思濟
揖讓之風夫急絃無善調疾走無善步與其巧

而速化孰若拙而晚收撥之分義僥倖徒勞酌彼虧盈亦得臣近見比來士善躁競人習纖趨不惟淆亂官方抑且滋多物議豈知寡營可以寡過守道即是守官如此趨向亟宜挽回至如士各有志物必因材筵無不散之賓暮有必罷之勢故有賜金娛老侈為美談豈必沉羽枯條襃其末路且祿利之場豈堪久戀名節自愛誰無是心若司世教者善能護持時有特拔則任

者有秉心之人屆者有黄髮之老養其姱節以培士風或於治道未必無補臣所謂恬養之當獎者此也六曰懲貪偽夫貪偽胡可長也周官六計要綜于廉周戒臣工無載爾偽故鄭僑恥賄宣尼惡欺今世之患則貪爲甚而國與民兩受蠹也又詐爲甚而名與實不相蒙也士大夫不終檢押喜鶩虛憍纔綰通綸輙思染指至于谿壑已滿而跡效劉寵之一錢污蠛不堪而口稱

趙氏之完璧究其心曲以為不詐誰掩其貪若非恭之里巷士民之公求諸聲音笑貌之外而百姓為所魚肉耳目被其罩籠暴得美聲列于高等小民咨嗟飲恨以為覆盆之下何日見天然而貪者未必不敗詐者未必不舉既舉而敗即褫其鞶帶鐫其姓名列之鬼薪幽之夷士良不為過自非然者彼固捆載而歸誇示鄉閭無復知有恥辱事矣臣愚以官府嚴憲無過納

贖追贓若窮貪極詐之流不宜以尋常三尺之法仍行撫按于所犯原籍諭衆通知彼若于身名俱辱進退兩難飭一懲百或少悚戒臣所謂貪偽之當懲者此也七曰省議論夫議論胡可少也亦病其繁申公曰不在多言歸于力行臣則曰不妨議論要于無我既有我見則復有人見既有人我則復有異同同變爲異異變爲同如繭生絲如株生蔓紛紛藉藉叢有窮已故有

徑

因議論而明亦有因議論而晦有因議論而平亦有因議論而爭爭與爭相持議論與議論觭勝反使君子不能無過而小人不患無辭則議論為之也雖然真君子有品流真小人有差等渾恬之君子德勝乎崢嶸之君子遼悍之小人智踈于陰愎之小人蹊徑雖多真僞自别為世道計者但求覈其所言之當否不必問其立言之為何即使公心偶類于有心成心或近于私

心亦宜存而不論夫解紛者忌張拳救鬬者宜溫語兩爭則兩傷之局兩息則兩平之漸也既平之後日朗天空何患乎陰霾何有于薄蝕故煩不如簡之為便臣所謂議論之當省者此也八曰覆資俸慎更調夫超遷以示優量移以示別胡可泥也然亦防其躐蓋資猶僦廬然其年庚月日具在也而長與少別俸猶問路然其涉歷程途具在也而遠與近別故賢愚不分專主

月日者非也若辯厥賢愚程以月日何嘗不可
大抵用人論才升官論俸才在始進之日尚需
成官在試之后當束于格以格準官則畫一之
說也以格勸官則無倦之說也才識堪任而俸
淺寧調無升才可久任而俸深寧升不調自開
府以上非廷推者無論其監司郡守量時勢之
倥偬或地方之煩劇固宜拔擢異等以備非常
至于時勢優閑地方安靜則何官不可自見何

地不可奏功況材宜于官器適于用積日累月則閱歷久而服習日精朝可夕完則風氣調而人情日熟要使人不易格倖不易序期於吏治民生有所裨補而已矣進而京秩資倖亦無論要數總歸于格間有更調尤宜慎詳覆其材品果優或者量行一二毋令數數變置以開倖門臣所謂資倖當核更調當慎者此也以上數事分之則八合之惟一壅而不行則有八獘獘之

叢以需故也勤而行之則有八善善之集以斷故也臣竊思之揔而栝之曰政體伏惟

皇上垂察施行

臣按此疏八議之中獎恬懲貪尤切時務然悠悠世情今古一揆既謂之恬則先容者寡誰其獎之既謂之貪則同利者多誰其懲之人習見恬者之無益貪者之不敗則世變風移不可冀也且如

祖
制京朝官得請告外官方面而下有掛冠家食非黜幽非論劾或十年或二十年者非有不次之擢反與罷軟不謹等而浮躁不及之不如矣何獎恬之有又如巡方之臣有不受薦剡之謝者何人大計之時有真卻外吏之餽者何人當有分別使人人知之轉相慕效此二事皆有望於司世教者

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大學士沈鯉等一本
題為乞復擬票舊規以防漏洩以尊
朝廷事竊惟內閣之為密勿者豈不以軍國大事
運籌帷幄機宜密而不宜洩也故因而有是名
乎
先朝懸榜閣門一應官員閑雜人等不許擅入違
者治罪不饒欽此夫外者固不可擅入也內者

其獨可擅出乎臣鯉於嘉靖年間改庶吉士臣
賡於隆慶年間改庶吉士先後中秘肄業猶及
見內閣輔臣辰入酉出辦事閣中擬票
旨意所得預聞者獨寫票中書而已其於諸司章
奏誰敢攜之以出而越閣門一步者後不知起自
何年內閣輔臣偶然患病不能進閣遂將本發
其私寓權以擬票自是以後乃遂相沿為常一
往一來十手十目始不能無漏洩矣夫公事而

議於私室
大政而決於委巷固已非
朝廷之體矣機事不密而有害豈不於體統大褻
乎且臣等亦因是有不能盡職者何以故中使
臨門衚
命守催則不得從容審處以竭其心思二三僚友
各自為寓復不得湊集商榷以資其謀斷故率
有進

呈

甫畢而旋即後悔以為不當者茲所為不能盡
職也夫首輔平章軍國臣等同平章事耳首輔
於天下國家之事無不燭照數計臣等今始為
首輔代庖耳乃遂亦因循故事擬票私家寬之
則見謂茍且急之則指為專擅或以為高下其
手者亦安可獨任一見而居之不疑也若至於
時當暮夜燃燈秉燭衰朽之人眼目昏花連篇
累牘微芒細字欲逼近則懼有踈虞不逼近則

不能看見雖看見亦終不了了其進
呈甫畢而旋即後悔者此固亦一端也抑更有可
虞者印在閣中臨時開用用畢封鎖亦宜慎密
今祇因用印無時印不能隨官出入遂預封篇
常至三五十副付直票中書使得隨便使用幸
今中書皆甚循謹守法可保無他者安知異日
無不肖之人與意外之事出其間乎臣等亦不
得不為是廩廩矣伏望

凛點
凛點

皇上深維遠慮仍復
先朝舊規發本閣中公同擬票以上尊
朝廷之體統下盡臣子之職分旁塞窺伺之孔隙
亦革故鼎新之一事也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
至
臣按閣臣時有密勿之告皆載在起居注中槩
無遺佚故不復披纂而獨存此疏者以票擬舊
規所關甚重脫有片紙出宮中閣臣何從辨

故曰塞窺伺之隙大臣爲國長慮如此

萬曆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山東等道御史葉永盛何爾健等一本人品宜

辨公論當存敬陳會推始末仰祈

早定枚卜事頃者以閣臣員缺有

旨諭令輔臣朱賡傳示吏部左侍郎楊時喬公同

九卿科道官推補隨該楊時喬于拾柒日約臣

等畢集于
東閣班既定臣等隨向楊時喬等索草單一紙共
觀內開列于慎行趙世卿劉元震葉向高李廷
機楊道賓孫丕揚七員此臣等未至之先九卿
大臣從公會議並無異同者也傳閱幾遍臣等
科道咸以為當內刑科給事中曹于汴謂李廷
機經彈章不宜列名時科臣陳治則邵庶等皆
以為李廷機雖經彈論然清正有聲終不當棄

臣永盛因宣言曰天下豈有全人論人當先大體譬之人身頭面四肢既全大體具矣即有癬疥疤痕特細故耳不害其為人李廷機清正二字乃舉朝所許即論廷機者亦未嘗不許其清此其人於根本節目之大處毫無虧損正所為具大體者也縱或拘泥太過於物情有未盡調停特小失耳何害其為正人君子且短廷機者不過以相自有度彼無相度終不可作相耳不

知相臣之品亦不同矣即以唐事論之杜房姚宋此以識度經濟勝者也同稱名相如楊綰特清節未聞他建立然一拜相而貴重如郭子儀者頓為之减騶從撤音樂古今以為美談則清相亦未常無補于世何督過廷機之深使清者而復求多則人皆以清為無用恐砥身礪行者懈矣此其有關于世道人心非小也李廷機正宜列名科臣陳治則姚文蔚孟成己道臣何爾

健皆反覆辨論與臣議同九卿大臣趙世卿亦以為然惟是言官兩議相持日中未決科臣宋一韓從中調停謂李廷機誠賢然既與楊道賓俱近有議宜並除去以俟衆論言官臣永盛又謬宣言曰衆言淆亂折衷于聖漢倪寬有言惟

天子為能建中和之極今科道官既議有異同所謂衆言淆亂之時也正當並列名以請

聖裁豈容除去道臣何爾健亦曰三人占當從二

人之言今推轂廷機者十之八九還以從衆為
長當時楊時喬是臣等之議因對衆言曰使我
去廷機名不列終是不安遂照原草單具疏開
列貳議請自
聖裁疏具之後果有連疏短廷機者議論益煩夫
論廷機者言官臣等亦言官也豈敢內相矛盾
然天下大事非一人私議短者自短與者自與
原兩不相妨況人各有見見各不同即親如父

子兄弟亦多不能强況同列乎臣等所見與論
廷機者之所見要以各成其是同為
朝廷之心非有私也且
聖諭云會推素懷忠義者
簡用竊謂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清臣忘私者也是
謂忠貪臣徇私者也是為不忠論廷機者業已
清許之矣果忠義否乎其言亦未嘗不與臣等
合且未嘗不與

明旨合也夫簡相出自
聖裁臣等何敢祈
皇上之必用廷機但以廷機旣負清節又經九卿
大臣共推亦宜存之以風世道故當會推之時
而昌言若此昨曹于汴等疏云旣言于會推之
所不敢不告於
君父之前故臣等亦効其意而并達之
宸聰伏惟

皇上折衷貳議獨出
聖斷早賜點用相臣以息群紛以重政本天下幸
甚
職按李克論相云視其所不為視其所不取
則清亦重矣李廷機一生砥礪惟此清節當
時言者病其氣局褊狹亦是公論至并其清
節一概抹殺且變為輦金載玉行賄奥援之
說則舉朝皆知其寃獨葉永盛等力排横議

雖以此而為人所攻其官不振要非隨聲附和自同寒蟬者比也昔錢夢皐劾大學士沈鯉之貪污沈鯉不辯有曰若夫貪污之事臣任之矣豈非自信之素哉廷機易名文節究竟論定即永盛等之論亦定矣

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戶科官應震一本為救時舊相論定多年仰祈

昭雪況究以慰忠魂以開相業事臣惟天下治

亂

君臣造之

主無為而用天下相有為為天下用是以

主雖端拱稱聖相不得私居閣寂屢以病聞

主雖聲色不動相不得屑越

絲綸而間以票擬大事委之於中涓內豎
主雖四目四聰未必明達而相有格心妙用旋轉
機權不得僅僅以
疏揭而第為言官之所為故惟
君任相惟相任天下即
君不任而相不得其弛其任如曰不能則有陳力
就列之訓在須是真真實實舉賢自待毋得陽
推之而陰阻之也夫相之任綦重而任者實難

前代無論我
皇上御宇以來求其有肯任之心能任之才敢任
之力如先臣大學士張居正者指不再屈居正
歿矣將四十年從來人品日久論定寧有四十
年而不定者居正當
穆廟龍飛以舊學簡在
密勿懋
世宗末季人心玩愒之後以振紀綱覈名實為第

一義說在六事疏中識者已知為救時宰相萬
曆初年受
顧命輔
冲主是時
兩宮有並后之尊諸璫握聽斷之柄外戚有黨
緣之漸宣雲值俺荅之款兩廣與懷遠之師海
內多頹靡之政中外岌岌莫知所措而居正獨
任憂勞大約主於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

下而夕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苟利
社稷不引小嫌不畏衆議不以利害自撓屈用是
朝野凜凜無不行之法而天下無不奉法之人十餘年間五氣順布四夷來王居正蓋饒有功力焉但人習於玩一旦法繩若見為苛而居正持之益堅爭之益力以是遂與世齟齬而又一二非常奇舉其跡不無似愎似少容似專權似挾數任術且奪情一事乃兵革變禮終有間隙故

皇上雖倚畀綦專眷禮綦渥而中心不能無疑居
正死新進言官務攻居正為奇居正始奪爵再
奪諡後二豎相惡
皇上藉保遂及居正居正諸子合門屠毒焚死者
餓死者縊死者至今言之不忍言聞之不忍聞
嗟乎居正之辜何遂至此乎當時
皇上旋許留田若干頃贍其母
聖度海涵職料

皇上至于今不能不悔前日之稱過也假令年來
宅揆有如居正則不郊不廟不講不朝能終聽
皇上否採山榷酤能無預遏其萌否即開採罷矣
而榷使能終不撤否奴酋敢犯順逆我顏行否
即犯而邊腹之兵如此單弱不堪調用否民生
如此空虛不堪轉輸否于居正功難更僕數請
得畧言其槩居正初見我
皇上于平臺即陳

國家要務惟在遵守
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尤
君道所先懇乞
聖明留意居正恒謂
高皇帝得聖之成者也
世宗師其意太阿獨持能使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因纂古人君治亂之事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
六繪而為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命曰帝鑑圖

說以
進後復屬儒臣紀
高皇帝及
列聖寶訓實錄分類勒成一書請以
經筵之暇進講而
御朝御經筵皆有定期又請立起居注紀言動及
朝内外事仍請詞林官四員入值以備
顧問

街

上皆允俞從之用使

聖學日新機務漸及此為隆啓沃以成

君德功一居正以監局之縱畏最關治忽故悉之

主者嚴其鈐束不令干預六曹事稍有恣睢即

極貴倖皆令自陳請自

上裁去留戒毋輕斷

命出使即使而緹騎尾而陰伺其短諸璫惴惴

事畢以不見責罰為幸此為抑內官以慎隄防

功二往者禁網疎濶多事塡委即部院有覆
奏行兩臺率多停閣居正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
事核效非歲久不易卒業者皆較量煩簡難易
小大程督諸府司令以時成事行之誤者抵罪
自是皆競趨于明作而罔敢玩愒此為嚴考成
以督撫按功三故事用人率拘資格莫得竟其
才
上用居正言

詔行久任郡國守相異等者皆進于
廷陛
上親慰勞之
賜璽書褒美六曹郎積有功得拜卿寺兩臺使論
薦所部吏及天官曹臺諫皆以四分之一待孝
廉等不及格者罰尤寓意遐方監不以衰老任
貪暴論罷悉盡本法禁誹謗理詿誤許得執
奏自舉刺失實賞罰疑悞者許覲吏得

廷辦之其以受除及以便事修覲入
賀行者不宿於家監司郡吏皆盡心營職務教養
實政不徒取辦簿書期會間仕路庶幾廓清此
為綜名實以覈吏治功四從來驛傳困民無能
釐革而居正當國士大夫非奉尺一雖脩塗縣
不得續勞所在乾餱
兩都大臣諸方面赴任至儆民舟車就旅店食歲
省夫輿廄廩之費若干此為清驛遞以卹民窮

功五天下土田歲久滋偽弊孔百出民有田無
種而窮民病窮民鬻妻賣子不能輸勢不得不
行攤派而天下盡病然民愁無聊逃逸山谷轉
聚萑苻勢不得不請減額日益多而
國課又受其病居正謂非清丈不可請
詔行諸路凡一切民屯諸田藩牧諸地皆就疆理
而所在强宗悍砇敢有撓法者請皆
下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無有隱奸既不

減額亦不增賦貧民之困以紓而豪民之兼併
不得逞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
舊額
國初故額得以減科民賦益幸以輕此為核地畝
以杜奸欺功六先是俺荅擾邊不無騷動居正
乘那吉之歸我叛人決款虜近疆水陸屯田悉
墾治如內地從邇歲奴酋匪茹以前九塞延袤
五千餘里烽火無儆者垂四十年其他平嶺東

西寇盜一清羅旁等平西南夷都蠻至招地四百里置郡縣皆居正從中定計畫授方畧選將出師乃底成功此為振武功以杜邊釁功七漕河歲為患居正捄才理水衡所給費不問出入逾年告成費省而功倍徐淮間八百餘里兩堤相望如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不至引水病漕十年棄地轉為畊桑河上萬艘捷於灌輸入大農瘦廩此為理河渠以便漕運功八

世宗朝禮臣李春芳因

宗室繁衍縣官不能支條

上宗藩條例多過為抑損居正摘訂之或彼此矛

盾或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或一事而或予或

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礙難行

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皆為改定

奏下禮臣議入

會典遵守而諸宗始帖然無譁此為定藩封以固

維城功九嘉靖末太倉儲無一年之蓄自考成
法行征解不爽左藏洊充而居正又加意節省
自驛遞外如汰冗官若而員歲省廩祿不訾計
吏以賦入多寡為殿最不煩加賦歲得民宿逋
如干其民間已輸乾没在吏胥者皆詳核其數
奸人無所逃罪得所乾没如干而其最較著則
無如虜款後客兵既減額餉亦清歲所省凡數
十百萬至互市饒馬則減冏寺種而多令民以

其價納民既樂於不擾價以時上問寺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又採漕民議謂故事漕艘逾春而後發往往遇水橫溢非決則涸乃督漕艘率以孟冬月兑運及歲初畢發而習以為常太倉粟至支十年

上大婚後

宮中賞賚尤奢居正因戶部進

御覽揭帖

疏陳入視年少十餘萬而歲出則多八十餘萬請
上以户部疏置坐隅時
賜省覽量入為出言官
請停蘇松織造不聽居正委曲以
請得減數之大半他如
請停諸得已工作及
疏裁外戚恩數減
大内一切廢支與緇黃布施不可枚計至有兩年

請蠲正賦及本色雜料可三百萬有奇且十年間
賑貸蘇松等郡凡七減漕七十餘萬賑貸淮楊
等郡凡十三減漕九十三萬曠蕩之恩至今以
為盛事茍非積蓄素殷何能使海內及於寛政
乎此為裕
國計以惠生民功十外若飭卧碑行歲考而學較
重親理營兵罷班軍輸作而軍屬恤嚴大辟之
刑重犯法而獄訟者重彌盜之任吏務詰奸而

閭里寧時可常安者不更張以開後釁之端時
當通變者不因仍以養極重之勢維太山而奠
金甌俾五六朽銳四民少康非居正之功而誰功
哉藉令後人循居正成規但稍濟以寬亦似可
收拾人心固護元氣乃不深惟
國家之計而但盡反其所為以慫恿人情保全祿
位卒使紀綱日益凌弛
宮府日益携貳海內日益騷擾財用日益耗詘邊

陲日益蠢動以居正十年功効度量相越豈不
愧死乃皆生食顯融歿膺異數而居正獨受奇
禍此忠臣所為拊心志士因而飲泣者也夫使
居正當日計艱險避利害上藉
一人殊眷下結四海歡心一時威福為所欲為其
誰不悅即不然而蛇委自適謹守陋規上下習
而安之又何至賈怨梯禍而居正不為也居正
之言曰臣是

國
顧命大臣誼當以死報國雖赴湯蹈火皆所不避
況於毀譽得失之間又曰既以身殉國違郵其
他雖機穽滿前衆鏃攢伏不之畏也又曰某生
平在師心不惟一時毀譽不問雖萬世是非有
所不計斯言也功以之成謗以之生禍以之速
矣職居正之鄉人也誼應避嫌且值傾否
國家多少當言者職未能言而乃言及緩慢不切
之事但念當時既無一人從旁持正論以定國

是而存國體今四十年內僅見科臣梅之煥條議中畧綴數語戚臣王昺亦言他事兼及居正語焉而不詳竟無有專為居正詳及巔末湔雪沉冤若今職不言恐終無言之日無言之人臣髫年讀鄒元標論核奪情一疏忠肝義膽如揭日月職亦深恨居正專權違制今通籍二十餘年夷攷居正立朝總之功在

國家過在身家先臣海瑞評其工于謀

國拙于謀身確為定案身家之過身家受之不為不慘
國家之功
國家受之
皇上獨無深念乎成季之勳宣孟之忠猶當十年宥之況居正身殉
社稷忠勳歷乃爾耶惟
皇上念葢帷之遺全君臣之義

勑下廷議將居正

諡贈祭葬一一復還仍

諭各衙門萬曆十年以前所頒

詔令所行事宜漸次申飭脩舉庶雷霆雨露總是

天恩而碑碑立碑咸歸

聖德矣方今救時無如論相而論相無如救時之

相除新卜二臣之外在野在朝寧無一二能繼

居正之志者揔之不拘資序不問方隅不論內

外傳採而精擇之是在今日矣

臣按居正以申韓之學志富强之功者此疏具其厓畧而其捄時得力處全在用才能者在職朝無倖位亦一時之標也故相沈鯉序其文而贊之

萬曆四十二年八月初四日

吏部署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一本為陞補事屬久定闔言義難他諉謹據事宜陳始末伏乞

聖慈俯賜鑒裁事臣接邸報河南道御史劉光復一本問卿清秩重選郎推陞未當等事大都謂原陞陝西右布政使今推南京太僕寺少卿李維禎曾以察典被論中途

請告文選司郎中張養才出其門下聊假以報德

又云三年

大計

國家鉅典雖則未察終是露章所彈借曰

請告亦宜以原官推補臣實服其確論第維禎之

推在去年十二月間養才之推維禎在今年七

月間無論時之先後皆臣署銓時事也於義何

容默默臣於去歲初署吏部時竊謂銓臣之職

要在用人臣雖代庖乎而攝一日事則不敢不

任一日事每遇縉紳畧一咨詢道及維禎有謂其博學多聞才高一世者有謂其詞林舊臣久屈外吏者有謂其遺骨肉之變財產一毫不敢取而罄囊他徙者有謂其身寄南都家徒四壁不能自給者有謂其旅邸匱乏之時至借貸而義氣自喜每遇知交婚喪貧困輒倒囊相濟不計家之有無者有謂其性喜文墨與不擇交者至其文章迥出一世為今歐蘇則人有同聲又有

謂往來維禎掛議部覆有云本官之過人所時
有本官之才世所絶無海内傳之謂為惟實錄
以臣之愚竊謂維禎起家詞林名在仕籍者凡
五十年而猶偃蹇外吏不無可惜難復委以簿
書即語司官查外官轉京職事例如布政則轉
太常光禄太僕京尹皆正也叅政則轉太常副
使則轉太僕皆少也又查維禎三十七年八月
内陞陝西右布政使十一月内告病覆奉

欽依候病痊酌量陞用已經諸省撫按官以地方人才薦舉四次例當起用臣又竊計本官曾掛計典不得不少示裁抑遂用副使之例以南太僕少卿起用蓋冏卿雖云清秩而南四亦屬閑曹當茲右文之

朝使若人不至淪落亦鼓吹風雅斧藻清平之一事此臣當時用維禎之初意也臣也其何敢私詎意推已逾年候

旨未下養才不過接管選務循例補續而起維禎者實發端於臣臣之用維禎亦非敢出於一人之私臆惜其文藻憐其沉淪質之與情按之成例而猶兢兢焉挹而損之使從副使之例自謂可幸無罪矣及見臺臣之疏為

朝廷之重計典為撫按惜事權為掛議杜速化是臣之意祇為憐才拔滯之一端而臺之說實杜漸激時慎惜名器之長慮况臺臣於維禎共事

三晉知見必真然而據臺臣之說於維禎亦僅指其愛憎任情清客雜沓未嘗議其別有濡染且不欲阻其末路於養才議其假此報德未常別有他識且不欲以一眚苛求臣於此見臺臣之心未嘗不公而虛非有意求多於二臣也若臣之徒欲執其耳目之見聞不復酌於官階之內外失舉之罪夫其何辭伏望

皇上留神裁察如謂臣迷謬之甚據法師即當幽

懲

黙憐臣原無他腸亦應嚴加創懲以為人臣事
不明者之戒郎中張養才秉銓衡鑑無私矢志
天日可對必不敢仰負我
皇上之任使况其於維禎一事催
請原係相沿推用毫無干涉應令照舊供職臣昌
勝惶悚待
命之至

職聞右文者太平之觀拔淹者統均之事李

維禎以年少高才取忌同列與故相張居正同鄉而不相容浮沉外吏幾五十年既官右轄復起僕少拙者之效覩矣猶以累及選人豈政體之平哉此疏婉轉沉至實以用才為己任者

萬曆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河南道御史牛應元一本會推大典關係匪輕

敬陳一得以仰裨

平明政體事臣惟會推之法節經諸臣建白

明旨申飭不啻詳矣臣復何贅惟是臣愚備員臺

末叨掌道務每遇會推得隨侍班行與司糾察

目稽其事似有大謬不然者安敢無說而處于

此請先言

祖宗立法之義而後及今日釐定之體
皇上試垂聽焉夫
祖宗立法會推何也蓋用人本屬吏部職掌惟以
大臣責任既重難容私擬於是請
旨下部會九卿科道於
廷合公議而商求至當非徒憑衆舉而漫無主裁
也乃近日會推殊異乎是九卿科道既集該部
置一簿於案上九卿以次各將所舉姓名書於

簿內隨及科道等官以次畫題該部遂據而題
請
矣舉者自舉曾無片言商及可否題者自題不
敢一字問其是非舉者任憑己見謂之各推可
也恐非所以言會推也題者取辦簿書謂之謄
錄可也恐非所以言吏部會推也萬一有匪人
濫竽其間
皇上將孰從而辨之萬一有匪人誤蒙
點用責又將歸之誰哉責及該部則曰原非我舉

也責及舉者則曰
皇上親自點用也是失在臣下過歸於
君父矣臣等能安于心耶即日以簪筆隨議舉者
如頃者或議推巡撫之不當或并議舉吏部司
屬之不當仰荷
聖明無我不難報罷然於
朝政畫一之體
乾綱獨斷之權亦甚瑣褻紛擾矣是豈我

皇上釐奸革弊之初心哉近該吏部尚書李戴覆
疏申明欽奉
明旨既以專職歸該部而許其詳加勘酌更以彈
劾責科道而會其從實糾正不容徇私欺罔大
哉
皇言至矣盡矣臣愚反覆思之與其立法之有獘
獘生而後糾正之不免也則曷若法求至妥期
於無獘可糾之為善乎區區一得不自揣量切

謂即如
明旨所稱用人原係卿部專職則其責難以他委
其綜核須務精確與別部泛泛者當自不同但
如任者該部預先獨定而止臨時與衆說知其
于會議委不盡合合無今後推會責令該部先
將才望素著資俸相應之人備詳履歷開具一
單待九卿科道既集即以單開應推之人公同
九卿逐一商確某也可某也不可某也堪正某也

堪陪衆議僉舉部又如
明旨從而斟酌品第之務協至當然後以姓名登
簿特示科道諸臣絕無間言然後以次畫題除
奉
旨多推數員者不妨量為多擬以備
上簡其餘止擬一正一陪不必槩多致起濫端亦
不必細開某人推某致起旁竇如是則在該部
得盡其專職而不得偏徇一己之私在與推各

官得各盡其聞見而不得各徇一己之私既盡
會同之議兼收各舉之實夫是之謂至公夫是
之謂至當緜是具
題請
皇上點用萬無一失亦萬無二三紛瀆之擾夫是
之謂揔攬夫是之謂獨斷也豈不光明大稱
熙朝畫一之政哉不然止憑衆舉而漫無主裁臣
恐

皇上本至公而其道反使臣下得庸其私
皇上求本至當而其弊反使糾正不勝其擾
皇上欲操揔攬獨斷之權而其究反至陰伺旁落
者有之矣蓋據道路相傳咸謂此等弊規皆繇
去任輔臣張位欲侵奪吏部職掌以行其私故
假借語言聳動
天聽而為此也蓋惟使衆各舉則其間不無位以
己所欲用之人預為授意而令之舉者亦不無

揣知位所用之人甘為逢迎而代之舉者是位
陽以親自點用之權歸
皇上而陰借
皇上親自點用之權為已用矣果如斯言則位雖
去而其遺弊猶在也其壞亂
國家
祖宗以來政體猶未已也
聖明在上安可一日而不為釐正乎哉伏惟

睿鑒察裁察如果臣言不謬乞
勅部院從長議覆施行宗社幸甚
職按吏部自楊巍以後為冢宰者皆與閣臣不相下有年矣是時文選郎數見譴逐典銓一部皆為懼府至己亥主察者屬員外甕幼金不知何以故吏部四司告假家居者甕幼金等
神祖一筆行勾復以他部郎充其數於是吏部以

郎中熊鍾文朱敬循上
請熊則大學士張位之鄉人敬循則其年家子
也張位以憂危閩議去國而御史趙之翰糾
其鄉人厚善者三四輩鍾文與焉乃敬循别
有援之者竟得考功牛應元疏所云陽以黜
用之權歸
皇上而陰以
皇上黜用之權為己用者謂此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初七日

禮科給事中戴章甫一本為煩言隱語當裁國是人心宜一懇乞

聖明清言路以存

國體事職惟胥廷無是非三代有是非無毀譽蓋

國事定而人心一也故孟氏放淫辭息橫議直先之正人心蓋其要哉職觀天下心心相競言言相忤草野屏居猶以私情而議朝政彈射既

中猶恣罵詈而起戈矛有慨於中久矣及從言官後讀諸司章多務煩言隱語憂憂嗚鬪無乃

瀆

聖覽而眩

宸聽乎亦駸駸戈矛相戰矣不及此損煩言斥隱語定國是以一人心禍將安窮職請盡言無諱

夫國是者天下之公而衆人之衡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欲定國是叔敖曰恐王不能定也夫

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人主不定國是而以其合於取舍者為是不合者為非臣觀近日用舍多不合之于是者也故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合於

皇上之是非而天下自有一真是是國是也不宜令局外操其柄而匹夫分其權也伏乞

皇上長短影隨妍媸鑑應無以會推為故事而袖中之草單必不可移無以衆議徇私情而個中

之定局斷不可破臺諫諸臣亦須商確無臨時爭執而傷雅道亦無懲近事而緘口結舌附和同聲則公道昭明人心貼服職固謂國是宜定也人心無兩有岐則有兩兩則不可測矣昔子產論尹何為邑何請以吾家聽僑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吾敢謂子面如我面乎蓋人藏其心誠未易測然萬其心直兩其岐耳正人之心洞啟重門邪人之心深堅壁壘工穿窬

之術以巧餂其情借雷霆之威以震奪其氣或言誰舍而誰用或駕孰止而孰行閃爍變幻不可方物青天白日之下蕩蕩平平之時而有此如鬼如蜮之肺腸無風而浪平地而波如近日會推閣臣是非齟齬議論參差不免稍有形迹夫人有長短因有是非非是長短生者也老成者愛惜人才謂此有用之器也慷慨者求全責備謂宰相非一器之器也或先其長而後其短

或剌其短而及其長參苓相反甘辛互調以天下心用天下人濟天下事何必介然於胷中耶人有夢爭是非舌欲焦髮且竪者稍覺猶是憒憒大覺則一笑而釋是非原出於無而此心非獨涉於有也故杜范富韓並在兩有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蓋同一為國之心而已無

與耳職貳叅臣比肩事主政宜協德和衷同舟共濟共補

華袞于萬一報

主上豢養之恩俾丘墟同盡之後留一點丹心以照耀汗青不則漢之黨錮唐之牛李宋之門戶皆致賢人立盡而尋以國從誰適階之禍哉古人臣之告君徑直簡明辭約意盡具載于書可考也蓋疏者疏其意也盡則止何假煩辭故諷切片言可以悟主譚言微中可以解紛今中外言者動累累數千百言一事而議論反覆滿楮

淋漓一人而巧詆窮排極備醜態組繪雖工覺多繁縟即賈生之長策尚不敵其連篇董子之天人僅可當其尺幅何不直陳石畫直指顯蹟而顧以風聞之死生有無為彼開辯局啟疑闕也

皇上萬幾殷煩多縈

聖慮中外章奏積案盈牀而又以繁蕪之辭煩

聖覽即重瞳如電豈能十行下乎不盡覽則恐有

遺奸欲盡覽則精神有限職謂章疏之不便閱
不即下者恐亦瀆
睿鑒而取厭擲也南宋士大夫多以文章議論不
務成功冦在門庭猶議明堂而講周官竟何益
於成敗之數哉
高皇帝謂近來諸司奏狀多摭拾浮辭不便覽閱
因令限字今即不能限字當今內外章奏削去
煩辭務崇簡約須求畫一無涉兩歧則

聖覽易周
聖裁易斷亦去文就質之一端也職固謂煩言宜
損也人臣明諫顯諍何取於隱往因一二具臣
不得其職言官欲默聳其良心而曲全其皮面
於是以一二隱語諷刺而譏切之亦不失為忠
厚乃中其膏肓者固托病杜門而形迹疑似者
亦惴不自安至異地傳聞者又誤猜啞謎以是
猜嫌并起機穽橫生不曰中傷同類則曰傾害

詞臣不曰一計三賢則曰以一驅兩飛語罥噂中人如蟄含沙既射猶吐黑以覆身行蹤已微又卻掃而滅迹此又隱之隱者也切謂蘇程門客互相擊排遂致章蔡乘瑕醸成河北南渡之禍今黌業已萌其究不知何所底止況彼誠擅織直斥之尚自厚顏顛排之更覺力大豈區區壹貳隱語所能易柱拔山也伏乞

皇上於凡一切彈章令直書事書名、無襲蒙莊之

寓言無蹈戰國之隱語則是非明白嫌疑不生
士大夫不至堅壁壘分門戶而操戈矛
國家亦不至以天下為黨人作覆局矣職固謂隱
語宜禁也
皇上深居大內閶闔不可排九閽不可叫所以通
一線之脉而使上下不至於隔閡者惟此言所
以供兩造之陳而使賢奸不至於混淆者亦惟
此言第心可一言不必一一則恐同舌相附共

媚權奸鹿可馬菌可芝莫敢矯其非矣今一臣
也而瑜者稍瑕可否爭論日中不決致少宰閣
筆而不敢下隱然虎豹之勢哉倘有大奸邪不
法傾害忠良及黨惡容奸者何難揮簡 劍一
折殿檻職以是深幸
聖朝有人也有人而稍勵之以鼓其氣稍用之以
作其忠俾得吐氣揚眉明目張膽皂囊霜凜白
簡風生以振

皇上之威靈而肅
朝廷之體統此自
皇上之重諫臣以為
社稷重柰何不聽之信之致反辱而辱之則此諸
臣豈不知種桃李之為利栽荊棘之為殃顧以
其身府怨召尤而罹不測之禍耶骨骾之士固
不計榮辱不恤利害至萬不得已有奉身而退
從三閭大夫行吟江畔而已職又願

皇上重諫臣以作敢言之風也新進愚臣白矢無
他不識忌諱故敢直陳時勢如此伏惟
聖明採擇職不勝隕越戰慄之至
職按章疏限字多者五百少者三百削去浮
支片言居要實當今政體所急亦事君之禮
宜爾也

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

吏部文選司主事趙邦清一本無恥進士公然闖入吏部衙門鑽刺囑託把持選法懇乞

聖明嚴加重處以正士風以清肅部規事臣本年六月十四日同司官景明李應魁行至大堂之左適見一官揚揚緜文選司門東搖擺走過近臣等與之揖臣等語問左右係何官左右稱是聽選乙未科進士高繼垣揖後從容仰天笑而

言曰進士原是三甲原當除選知縣昨給假回籍就遇丁憂舊時丁憂起復者常選京官進士不願做評事行人可將中書博士二缺與我臣等聽之不勝駭異夫人子為父母丁憂乃本等天性中之孝所當自盡者不知本部起於何年月日遇進士丁憂起復當選知縣者優之以京官之美缺不通之弊政理當速改不俟終日者也高繼垣不願做評事行人占討中書博士二

缺蓋為評事例不行取行人例得行取卻不算
京官俸中書博士算京官俸三之一又得與取
之榮其為計也可謂奸且狡矣成化二十年八
月吏部尚書尹旻選觀政進士儲瓘為吏部主
事瓘以父老懇求便養改南京吏部尋升郎中
考察南京官執政親戚不職者咸去之高　垣
便辟巧佞冒犯交通之罪又欲使臣等為不公
之事臣獨不能效儲瓘之所為乎此一高　垣

也躁進之心熾則守官之志盡喪他日若授之
以錢穀之任兵甲之責非侵欺尅落肥一己之
囊橐則矯飾詐僞徇他人之干請者是之謂奸
臣斯二者皆不容於
堯舜之世者也蓋於今日屬缺之一行而預卜之
也鑽刺者法當劣處高 垣擅入本部自屬美
缺詎非真正鑽刺乎浮躁乎法當降級高 垣
面對選官談笑求缺詎非真正浮躁乎矧近日

囑託缺者紛至沓來若將高　垣不嚴加重處
何以儆衆而正天下之士風是日尤可駭可愕
者臣等辭別高　垣入司行至穿堂解衣驗封
司舊都吏張早隨即跟進求討超選京衛經歷
夫都吏張早項首銀賣三千五百兩每佳節討
過節銀十數兩不等既已所得甚富凡遇戶工
二部加納前程者本部罰班已屬非禮張早則
加三秤收班銀積得秤頭銀三五百兩張早又

加納京衛經歷便益既自過分卯簿先後有定
序張早欲越過王廷臣等十人超選先去是吏
部之便益盡被本部之都吏當該所役使天下
有此理乎本部都吏當該騙錢壞法京內京外
孰不切齒恨之當大選之日他人皆分類掣籤
獨本部之都吏當該則另坐一籤他人皆隨籤
認本等應得之缺獨本部都吏當該則隨籤註
以好地方之美缺彼有何勞可酧為彼紊亂選

法真俗語所謂油甕中又添脂也臣不知其解
臣等發落張早去後甫入火房又有陝西延安
府鄜州同知吉弼者求陞塩運司運判缺不要
兩京正兵馬嗚呼以吏部用人之地反為諸奸
買賣之場以吏部用人之官反為諸奸牙儈之
屬臣當羞死臣又有說焉
朝廷原為地方求人不為人求地方天下只有人
員官豈有官員人者北直山東河南江北州縣

條裁减者俱得選進士官去臣省陝西之延安慶陽平凉臨洮鞏昌五府邊屬州縣自來不得選進士去舉貢自限地步之不高百事因循其自來相傳害民之弊政有口不忍言耳不忍聞者地方寥濶各上司不得聞總是窮民低頭受苦往往逃移過半殊不知各邊府州縣傾頹廢弛殆盡虜一馳馬南向腹裡中原豈得安枕而卧乎蓋亦未之熟思耳日來遇一急選大選必

顧惜進士體面不入邊方州縣籤於其中間有
入者任憑進士退換非惟有壞選法有壞世風
而實有壞乎地方生民矣伏乞
皇
上大奮乾綱將進士高　垣并都吏張早及鄜
州同知吉粥分别重處仍叮嚀各衙門以後再
不得干預本部選法進士再不得討缺其進士
丁憂起復者應選知縣止選本等知縣再不得
扳扯宿弊求選京官本部都吏當該須同外面

聽選者遵照簿先後次序挨次守選再不得越
次超選及另坐單籤與另坐好地方尤望
皇上軫念邊方生靈苦寒窮困旦夕不能自保不
比腹裡除選進士知縣使之興利除害裨邊方
亦得早見
天日臣不勝惶悚聽
命之至
職按趙邦清此疏雖為高維垣等發而語語

侵選郎之容私壞法竟為同官所傾云